



# 清 慈禧

## 皇太后传

中国古代名后传记丛书

清咸丰帝奕之妃，同治、光绪两朝实际者。那拉氏，祖居叶赫（今四平附近），姓拉。满洲镶蓝旗人。咸丰十二年（1852）被选入宫，统治清朝四十多年。

臣、曹  
王奔等貴  
辛酉時變  
肅順胤  
欽成、改元同  
后、坐簾襲時  
廣耀。颯旺  
機大臣、  
御門、  
等組織  
結外國  
了齋子  
回氏



彩色插图版

赵毅 / 主编

李立新 吴丹 / 编著



赵毅◎主编

李立新 吴丹◎编著

# 清 慈 禧 皇 太 后 传

# 中国

古代名后传记丛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# 中国

古代名后传记丛书

## 清慈禧皇太后传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慈禧皇太后传/李立新, 吴丹编著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6  
(中国古代名后传记丛书/赵毅主编)

ISBN 978-7-206-06821-8

I. ①清… II. ①李… ②吴… III. ①西太后(1835~1908)—传记

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2456号

## 清慈禧皇太后传

主 编: 赵 毅

责任编辑: 陈余齐 贾淑文

封面设计: 张 迅 孙浩瀚

制 作: 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网 址: [www.jlpph.com](http://www.jlpph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431-85395845 85395821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1 字 数: 400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6-06821-8

版 次: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: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5 000册 定 价: 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- 006 ◎ 第一章 古都城 慈禧出世  
为皇位 兄弟相争
- 022 ◎ 第二章 选秀女 玉兰入宫  
得恩宠 母以子贵
- 036 ◎ 第三章 新势力 肃顺倾朝  
逢变故 怨隙叠生
- 050 ◎ 第四章 修栈道 暗渡陈仓  
探真情 虎口脱险
- 062 ◎ 第五章 咸丰崩 明争暗斗  
同盟结 密谋形成
- 080 ◎ 第六章 回京师 祺祥政变  
终遂愿 御座珠帘
- 102 ◎ 第七章 兴新政 芒刺在背  
立威仪 连斩大臣
- 124 ◎ 第八章 金陵捷 风云变幻  
罢奕诤 柳暗花明
- 152 ◎ 第九章 文曲升 将星陨落  
调曾李 远虑深谋
- 166 ◎ 第十章 报私怨 谗言惑主  
争美差 走向深渊

- 184 ◎ 第十一章 自做孽 群情激愤  
不可活 客死他乡
- 200 ◎ 第十二章 立皇后 风波再起  
曾侯缺 同治新婚
- 212 ◎ 第十三章 图快活 少不更事  
染恶疾 初露端倪
- 224 ◎ 第十四章 风波平 恶疾渐深  
英年折 同治归天
- 242 ◎ 第十五章 立新君 再度垂帘  
绝后患 皇后殉情
- 256 ◎ 第十六章 巧安排 一厢情愿  
皮硝李 入宫得宠
- 270 ◎ 第十七章 丑行露 慈安暴薨  
撤珠帘 归政骗局
- 288 ◎ 第十八章 误战机 一败再败  
赴马关 丧权辱国
- 302 ◎ 第十九章 求强国 维新变法  
囚光绪 狼狈为奸
- 318 ◎ 第二十章 重开战 背井离乡  
预立宪 与世长辞



慈禧皇太后画像

## 第一章

古都城 慈禧出世  
为皇位 兄弟相争

## (一)

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，傍晚。

虽说到了农历十月，北方的天气已逐渐变冷，可此时北京城内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内却显得很热闹。此间主人是吏部的八品笔帖式惠征。虽然笔帖式是京城内最末流的小官，但亲戚朋友、同年相交还是聚了一屋，毕竟惠征是满族八大姓之一的叶赫那拉氏，所以很多人前来道贺。原来是惠夫人上午刚刚生下一位“千金”，一向交往广泛的惠征也借此搞了个聚会，因为据传闻不久他就要提升，对于惠征来说，这才是请众位亲朋好友祝贺的真正含义。

“惠兄，”同仁狄海端起酒杯，“传闻惠兄不久就要升迁，又值贵夫人得一千金，双喜临门，真可喜可贺，来！我敬你一杯。”

“海兄，别客气。”惠征也端起酒杯，“我惠征有今日多蒙各位抬爱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”说完，便一干而尽。

“好！”狄海应了一声，随即跟着干了，放下酒杯后对惠征说：“是不是将令媛抱出来，让我们看看？”

“那当然，”惠征说完对里屋喊了一声，“抱孩子出来。”

丫环香梅抱着刚刚降生不久的婴儿走了出来。众人一一看过后，狄海便又扯开大嗓门说：“这孩子我看天庭饱满，将来必有出息，对了，还没起名字吧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一直坐在狄海旁边的笔帖式祥贵道：“惠兄文采甚佳，经史皆通，何不就在此时给令媛起个名字呢？”一呼众应，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劝惠征想想。

惠征站起身来，背着手在屋内踱了几步，等抬头时便望见了摆在窗前的一盆兰花，顿时来了灵感，顺口说了句：“玉无瑕，兰清贵，就叫玉兰吧。”

“好！好一个玉无瑕，兰清贵，惠兄这名字起得好脱俗。”狄海抚手道。

“果然是好名字。”祥贵走到襁褓前，摸了摸婴儿粉红色的面颊说：“将来你可要有出息才行，我这当叔叔的说不定还能借上光哩！”

众人相视而笑，这一番酒直喝到夜色深沉，众人方才散去。

时光飞转，日月穿梭，转眼到了道光二十六年。

这一年玉兰12岁，像她的名字一样，越发显得脱俗清秀，真个是谁见谁爱。但惠征的心里却随着玉兰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

本来，按说惠征仕途不错，这一年充任吏部文选司主事，是肥缺，家中又添了位千金，两子两女的惠征在别人的眼里看来是颇令人羡慕的，可令惠征头痛的是玉兰总是不愿按着他的意愿行事。

原本惠征以为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一俟长大后找个人家嫁出去完事，把心血都放到了儿子照祥和桂祥身上。却不料这两个人书读得不好，整天舞枪弄棒，家中请的教书先生先后被打跑了4个。倒是玉兰读书很具灵气，在哥哥们上课的时候在一旁听得入迷，回到自己屋中总是捧着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看个没完没了。先生提问时，总是哥哥们向妹妹求援，弄得教书先生直摇头，惠征虽然心急，可也没有办法。

这天，刚刚回到家中的惠征便看见玉兰坐在小凳上看书，气得他上前一把抓了过来。“你看你，告诉你多少遍了，女孩子要学些针线绣花什么的，整天看书，你能看出什么名堂来？”

玉兰疑惑地望着惠征，“阿玛，书上说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



惠征家宅旧址

据说慈禧是1835年11月29日(道光十五年阴历十月初十)生于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(现辟才胡同)内惠征家宅。



吗？”

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哼！你知道吗？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读那么多书，你难不成要考状元？”

“人家喜欢看书嘛！”玉兰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说，“读书有什么不好，唐朝的武则天就读过书，不也治理天下吗？”

真是令人哭笑不得，惠征一时语塞，没想到她小小年纪竟也能引古说今。

“行了，”惠征一摆手，不耐烦地说，“你去把他们给我叫出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“他们去城外了，说是看什么热闹。”

“唉！”惠征叹了口气，索兴连玉兰也懒得理，把手中的书一摔，掉头独自进了屋，院中只剩下还怔怔发呆的玉兰。

这时，照祥和桂祥二人相拥而入，一边走一边拿玉兰开玩笑。

“哟，哥你看，咱妹子这是怎么啦？厥嘴鼓腮，八成是又让阿玛给说了。”

“差不多。也是的，大姑娘家的，不知擦脂抹粉，刺绣学针，却整天价读什么书，嘿嘿，真是昏了头。”

“哥，说不定咱们家玉兰能考个状元什么的也未可知……”

哥俩一唱一和，把玉兰气得拿起地上的书向二人一摔，“都是你们俩，书不好好读，阿玛有气撒到我头上，臭美，阿玛叫你们呢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，哼！等先生再提问你们可别问我！”说完，转身进了屋。

哥俩相视一笑，做了个鬼脸。突然想起阿玛叫他们，忙收起笑容，神情严肃地慢慢踱进了正房。

“混帐东西！”看到两人进屋，惠征气不打一处来，“过来！站在门边干什么？”

“给、给阿玛请安。”一向说话利索的照祥紧张得口吃起来。

“哼！告诉你们多少遍了，没事别往外跑，在屋里看看书，做做画，有什么不好。可你们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哪天我回来看见你们老实地在屋里看书？不读书还有什么出息？古语说得好：‘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’，都这么大了，



八品文官鹤鹑补服





老北京四合院

怎么就不明白道理，唉！”

“阿玛，你别生气，我们一定好好读书。”

“得，每次说你们都是这句话搪塞我，可哪次说过之后你们又照着做了？”惠征越说越气，在屋中来回踱着，哥俩低头偷偷地看着惠征，大气都不敢喘。

“跪下！”惠征吼了一声。随着吼声“扑通、扑通”两人利索地跪了下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是“大赦”前的“仪式”，每当到这时就表示“灾难”即将过去。

可今天他们盘算错了，“哼！别想得好，告诉你们，谁先想好了500字的策论，谁可以起来。否则，跪到明早！”说完便背手进了里间屋。此时门外传来“扑哧”一笑，哥俩不用看，就知道肯定又是玉兰在看“热闹”。

“怎么办？”两人相对苦笑，虽然二人也作过策论一类的文章，可先生说那是狗屁文章，连小孩子都能作出来，结果被阿玛一顿痛打，以后，先生便不再教他们怎样写策论了，而是尽可能简单地教。今天一听在写策论，真是让哥俩傻了眼。

“哥，怎么办？找额娘求援吧。”

“今天恐怕不行，没看到阿玛气得那样子，我看咱们还是核计核计吧。”

“怎么样？我说有你们好瞧的吧。”玉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幸灾乐

祸地看着他们俩。

“你！”桂祥刚要站起身，照祥赶紧拉了他一把，一边递着眼色一边训斥地说：“你跟她发什么火？混球！”说完，向玉兰招了招手。“好妹妹，你过来，哥有话说。”

“什么事？我可是没工夫陪你们。”玉兰一边慢慢走过来，一边说。

“我们不用陪，真格的，玉兰，你说哥对你好不？”

“还行，勉强吧。”

“玉兰，你看，我们俩再跪一会儿这膝盖就肿了，你忍心？再说，我们要是跪肿了腿，谁还给你上树掏雀？”

“哼！那你们刚才还笑话人家嘛！”

“那是和你开玩笑，哥保证以后不再这样了。还有，你帮哥哥一把，赶明个哥给你弄一盆上好的兰花，对，还给你买书，买书！”

这是个不小的诱惑，玉兰嗜爱兰花，以前也曾央求过哥哥给弄一盆好兰花，都无人理睬，今天虽然有被利用的感觉，但毕竟写一篇策论对于玉兰来说不是件太难的事。

“行！但你们得保证以后不再笑话我。”

“那当然，当然。”二人不住地点头。

玉兰刚一转身，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站在那里了，照祥忙道：“怎么啦？你快去呀！”

“我只能做一篇，可你们两个人哪。”

“没事，你用点功作出一篇就行，对阿玛就说是我们俩商量写的，记住，要写得好一些！”

“那能行吗？”

“行，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。”

望着玉兰走出的背影，哥俩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因为他们心中有数，这一“关”又过了……

## (二)

这一年的新春佳节京城虽依旧热闹非凡，但很多朝廷的官员心中却总像是有什么东西隔着，南边又打仗了，据说又被占了广州，习惯了天朝大国的人们开始迷惑了，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泱泱大邦还要遭到蕃夷小属的侵略。但很多有识之士却心中明白，中国是落后了，大清王朝开始衰落了，这一事实，就连当今的道



鸦片战争



光皇帝也开始慢慢明白了。

不过，丢失一个小小的广州却未必能令道光要死要活，眼下摆在他面前的愁事是皇位的继承问题。

现在皇位要在四皇子奕訢和六皇子奕訢之中选择其一。两人都很得道光的赏识，实是难以抉择。

“启奏皇上，皇后驾到。”

静皇后随着小太监的声音已经挑帘进了屋，见道光躺在床上，忙紧走几步道了万福，坐在了床边。小太监们都知趣退下。

“皇上，感觉好点了吗？我问过太医，无大碍，静养几天就可以了。”

“朕知道自己的病，”道光苦笑说，“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呀！”

“皇上是身体略虚，补补就行了，我看皇上也不用担心朝中的事，交给军机处办吧，我告诉他们，如果没有加急事情就酌情处理吧。”

谈起军机处，道光气就不打一处来，猛咳了几声，扬声道：“军机，军机，穆彰阿狗屁都不懂，一天就知道东请西宴，琦善连个夷人都打不过，丢人啊！我也是照顾他们是先朝遗老，不然早就革了他们的官，都是一群脓包废物，咳，咳！”

“唉，说来也是，可惜奕纬死得早，要不然也能帮帮你，奕訢完了婚，虽也

成年了，可毕竟还没有经验，皇上，依我看给他谋略一下也可以了。”

“你看你，唉，操不完的心，人也比以前瘦多了。想起你刚进宫那会儿，唉！真是岁月催人老啊？”

“是啊，一晃三十多年了，怎么能不老？可惜姐姐们都一个一个去了，说起来真让人伤心。”

“两个孩子也够你带的，四阿哥虽不是你亲生，可你待他比六阿哥都好，真难为你了。”

“皇上，哪个都是皇上的骨血，我是都希望他们有出息，能够和睦相处，长大了当好这个家，我费点心思是份内的，皇上快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”



孝静，奕訢生母

两人又谈了一些时候，静皇后告辞出来，南书房又归于寂静。可道光的心潮怎么也难以平静下来。

实在说，道光皇帝心中非常喜爱六子奕訢，这不仅因为奕訢弓马骑射出众，而且文采也很见功底。师傅卓秉恬更是一代大儒，在文章上很有造诣。

奕訢比起弟弟奕訢来总给以刚阳不足之感，可奕訢生性醇厚，颇有长兄风范，这一点却是奕訢所不及。道光帝年事已高，况且病因缠身，怎么能不想这立嗣之事呢？可兄弟俩都没有劣迹在身，真是难以决断。

“皇上，我陪您出去走走吧。”老太监陈锐见道光愁眉不展，心里暗中着急，但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劝解皇上，只好建议道光散步散心，因为清朝时，国家大事当太监的是不敢乱讲的。

外面虽寒气逼人却也露春光景象，道光出了书房，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心中略感舒服些。信步闲游，不知不觉走到了祥妃住的宫前，看门小太监刚要进去通报，被道光摆手制止了。进门后，刚到暖阁外面，便听到了五皇子奕谅的说话声。

“我不干，凭什么？父皇一直都不喜欢我，我去探病也被拒之门外，他们俩为什么可以进去？我才比老四小6天，都是一样的皇子，额娘……”

“唉，儿呀，你父皇自打你生下来就不怎么喜欢你，这是宫中上下都知道的，何况你举止粗鲁，额娘生你时才是贵人，四阿哥是全皇后所生，六阿哥是静贵妃所生，何况她对奕訢又有养育之恩，额娘本来就低人一等啊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道光听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了暖阁。不久，道光降旨，将五皇子奕谿过继给醇亲王为嗣子。这样，五皇子奕谿彻底断绝了争夺皇位的念头。

这天，四皇子奕訢正在听师傅讲书，杜受田讲着讲着总觉得奕訢有些心不在焉，便问道：“四阿哥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小太监来报，说父皇这两天病有些重，过一会儿我和六弟去看父皇，我想想，万一父皇问起什么来我没有准备怎么办？”

杜受田放下手中的书，在屋中来回踱了几步，突然转回头说：“四阿哥，如果皇上说不久将离人世，让你兄弟二人相对时政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那只好将师傅教的都搬出来，尽力而为。”

“不，阿哥，如果真如臣所料有此一幕，你只须跪伏于地，痛哭流涕以表孝心即可，切记！不要与六阿哥争口才之长。”

“嗯。”奕訢向来对师傅是言听计从的，只要师傅讲的，即使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只要照办就是，决不会出什么差错。对于这一点，奕訢是至信不疑的。

南书房内有一股淡淡的药味，奕訢已先于奕谿来了，打过招呼之后便坐在了床边。

“咳，咳”，道光头缠黄绫布条，清瘦的脸上青筋随着咳嗽声隐隐跳动，待略微平静些之后，道光帝才缓缓地说：“你们上书房也有年头了，今天把你们找来是看看你们的学业如何，何况我年事已高，恐不久于人世，你们学业有成我也可放心而去。”

说着，道光慈爱地看了看奕訢，“你说说。”

“是”奕訢心中暗喜，临来前师傅传经布道，将一大套治国安邦的道理授与他。

“儿臣启奏父皇，儿臣以为，治国之道，贵在严谨，应振纲纪、严典制，重廉才皆俱之人。严谨可使群臣不敢僭越，有治于严明，振纲纪可使典制不致紊乱，重廉才皆俱之人可治吏道，儿臣以为此为治国之本……”

奕訢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时辰，将师傅所授的都讲了出来，奕訢偷眼



杜受田



看了看道光帝，见他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，心中有些忐忑不安。

“奕訢啊，你也说给朕看看。”

奕訢忙转身跪在了地上，目光正与道光投过来的慈爱目光相对，看到道光黑瘦的面庞，想起了平日道光对自己的慈爱，奕訢的眼泪便一下子涌了出来，跪爬了几步，痛哭流涕。“父皇，儿臣启奏父皇，父皇言及老病，不久于此位，儿臣甚感惶恐。父皇偶感小疾，何言老病？如果您真的病倒，儿臣怎么办呢？我与诸弟才学不及父皇，文治武功不及父皇，祖宗社稷不能没有父皇啊，儿臣愿替父皇之病，您也可以不再言此。”说到这里，奕訢已是泣不成声。

“唉！”道光长叹了口气，奕訢的一番话说得道光眼泪欲滴，“朕知你生性仁厚，孝心可嘉，好了，不要再哭了，你们俩先回去吧，别忘了跟师傅好好读书。”

“是，儿臣告退。”

回到书房后，奕訢向杜受田讲述了这一幕，杜受田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。

“师傅，您为什么不让我也向父皇陈论时政呢？您平时教得也很多嘛。”

“阿哥，记住，一国之君不一定要是大儒，学问再深也不一定当好皇帝，关键是要有一颗仁厚的心，这才是万民之福。”

不久，道光皇帝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朝中一时无事，正赶上全皇后的祭期，道光便决定趁此去叩拜祖先，谒西陵。

此时正是万物复苏，枝头挂绿时节，一行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缓缓地出了北京，是夜宿于易水河边。

易水河边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。可道光的心绪却飞到了几千年前：当年燕太子丹使英雄荆轲刺秦王，行至易水河上，他的朋友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歌而唱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这句千古绝唱留传至今，易水河虽依旧流淌，可那位刺秦王的燕国英雄却早已作古，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悲凉的故事。而道光此时的心情亦不亚于当年的荆轲，眼见大清王朝日渐衰落，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局势难以挽回，他心中怎能不生凄凉之意？

“唉！”晚风中道光一声长叹，喃喃地道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千古绝唱。时至今日我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？”

西陵，大清朝几代皇帝都葬在这里，有泰陵的雍正皇帝墓，泰东陵有雍正帝李圣宪皇后之墓，茂陵道光皇帝之父嘉庆帝之墓，慕陵他的3位皇后：孝穆成皇后，孝慎成皇后，孝全成皇后的墓在这里。拜谒祭奠完毕，道光帝决定就近到南苑猎场散散心，以此来暂时摆脱对国家命运的愁思和对亲人的哀念。

晚膳后，道光独坐屋中，清灯独影，甚觉寂寞。忽然他想起自己的两个皇子

来，于是便吩咐御林军统领即派人快马回来，请四阿哥和六阿哥一同来猎场，也好尽尽天伦之乐。

快马赶到京城已是第二日午膳后。

奕訢吩咐手下准备好刀马箭銃，匆匆向弘德殿而来。

大清朝有规矩：皇子读书期间，奉命外出必须到师傅处请假，这谓尊师。所以，奕訢便匆匆地赶到了杜受田这里来告假。

“去南苑猎场？”

“是的，刚刚快马来报的，我都准备好了，特向师傅辞行。”

“你带了多少人啊？”

“25个随从，弓马刀銃一应俱全，但我不明白父皇为什么叫我兄弟二人同去，难道说要看我们的弓马骑射？”

“阿哥，此事非常简单，但为师要告诫你一条。你尽可带上随从弓箭前往，但切记，阿哥和随从不要放一箭一銃，切记！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师傅担心我的箭法不如老六吗？”

“非也，阿哥不放一箭一銃其中自有道理”，说着，杜受田招招手，“你附耳过来。”杜受田在奕訢的耳边耳语了一阵，然后才说：“切记！照为师所说去做。”

兄弟二人并马出了师京，奕訢显得特别兴奋。

“四哥，这么长时间没打猎了，我这手真痒，这次可要大干一场，多打点野味回来……。”

“嗯。”奕訢心不在焉地应着，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师傅说的话。

“怎么了？出来玩还心事重重的，咱们赛一赛马怎么样？”

奕訢毕竟是少年心盛，爽声应道：“好！”

哥俩快马加鞭，随从们也紧跟其后，官道上扬起一片尘土。

夕阳西下，一行人抄近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猎场，来到行宫门外，透过敞开的大门，兄弟二人看见道光帝正背手等候在院中，二人趋步上前请安。

“想不到你们来得还很快。”道光看上去心情颇佳。

“父皇，儿臣和四哥赛马，又抄的近路，要不然没有这么快。”奕訢一脸的



孝全成皇后与幼年咸丰







清代火铳

兴奋。

“好，好，你们先进去吃点东西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”

“六弟，你先进去吧，我不饿，陪父皇在这站会儿。”

一阵晚风袭来，寒意迫身，奕訢见道光只穿了外衣，风中显得憔悴和消瘦，随手解下披在身上的斗篷罩在道光身上，“父皇，春寒料峭还是回屋中休息吧！”

道光回头望了望奕訢，一边点头一边道：“你长大了，的确长大了！”

“父皇的病刚好，宜多休息，明天您就别去了，等我们回来给您做些野味滋补身子。”

“没事，我很高兴，还行，明天咱们一同去。”

父子俩一边说一边走，奕訢在道光的目光中清楚地看到了嘉许的神情。

一夜无话，第二日是个晴朗的天气，兄弟俩一边一个陪着道光帝出了行宫，猎场外早已派兵把守。其实这皇家御用猎场是无人敢随便进出的，所以若大个猎场显得寂静异常，只是偶尔能听到鸟鸣。

“我就在这个小屋子外面晒晒太阳，你们俩去吧，朕倒要看看你们的骑射如何。”

“四哥，咱们两个时辰后见。”奕訢一招手，首先提马冲入了猎场深处，随即零星响起铳鸣。